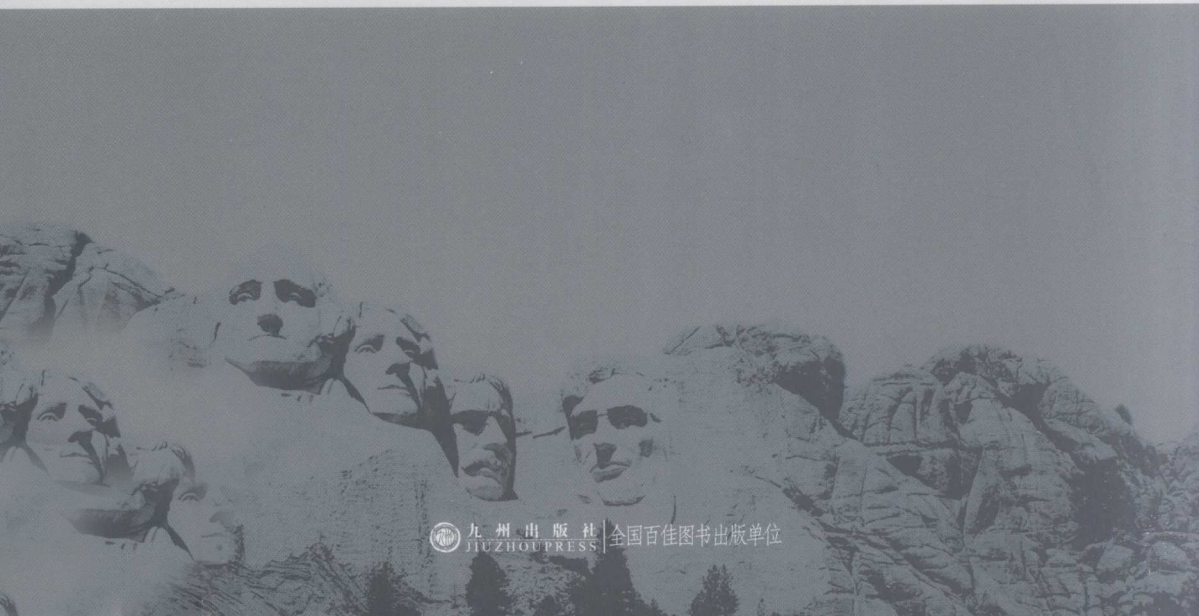




HEIBAI MEIGUO

(美) 木 愉◎著

黑白美国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附赠1917年日历图卷

林语堂著，李惟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8.21元
(据2007年重印本)
上海书店影印，1980年，1.40元

林语堂著，李惟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8.21元
(据2007年重印本)

上海书店影印，1980年，1.40元

上海书店影印，1980年，1.40元

黑白美国

(美) 木 愉◎著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美国 / (美) 木愉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8

(世界华人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108-1588-1

I. ①黑… II. ①木…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1746 号

黑白美国

作 者 (美)木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88-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左邻右舍

- 2 / 为麻将干杯
- 6 / 出生在美国的老人
- 10 / 洋书法弟子
- 15 / 义务建房
- 20 / 热爱中医的西医
- 23 / 老龄同学彼德
- 26 / 我的黑人街坊
- 28 / 吉米的挫折人生
- 30 / 独立节比吃
- 32 / 被警花拦截之后
- 34 / 新来的上司
- 36 / 跟牧师的交道
- 39 / 走向婚礼的长征
- 41 / 舞女的梦想
- 43 / 从伊拉克归来之后
- 45 / 跟女同事出差
- 51 / 机上邻座
- 54 / 左邻右舍
- 57 / 美国女人
- 59 / 那家美国穷人
- 62 / 州长离任以后
- 64 / 最后的会议

第二辑 昨夜出埃及

- 68 / 保守的美国
- 73 / 跟美国人学爱国
- 76 / 大一统的美国
- 78 / 美国的教堂和律师事务所
- 81 / 跟犹太人过逾越节
- 84 / 到美国人家过冬至

- 87 / 分娩时分的呼吸
89 / 上司的花甲派对
91 / 一年一度送礼烦
93 / 突围应试
95 / 西去的麻将
97 / 名字与生命塑造
99 / 爆胎惊魂记
102 / 珍贵的签名如何而得？
104 / 嫁车
106 / 以民主的名义
108 / 音译的尴尬
110 / 安详的葬礼
112 / 珠玑车贴
114 / 女人用品店里的男人
116 / 多国球员俱乐部
118 / 男生也学女红
120 / 三·二案件
126 / 中秋陪审
131 / 猪也选美
133 / 一条路走到黑
136 / 超验的痛苦

第三辑 美国的田园牧歌

- 140 / 夜幕下的华盛顿
142 / 红色CNN
144 / 一言难尽话小镇
148 / 美国的田园牧歌
153 / 探访林肯
158 / 踏着共产主义的足迹
162 / 伊丽湖边的凭吊
168 / 灵魂寓所
173 / 到动物中去
176 / 比美国古老的美国城市
178 / 绿环翠绕的城市

第四辑 稀释的人生

- 182 / 异邦不过年
184 / 八月风高
186 / 一个理发师的人生
189 / 比赛途中
191 / 华人家家拜钢琴
193 / 斯洛伐克小伙
195 / 在谋生的风尘里
197 / 别样浪漫
199 / 公寓里的中餐馆
201 / 四朵金花的父亲
203 / 李博士
205 / 稀释的人生
207 / 我的选举日
209 / 我们的“王子”
211 / 全A学生
213 / 跟字谜大师打擂
215 / 保加利亚之娇

218 / 后 记

第一輯 左邻右舍



为麻将干杯

在这个艳阳的下午，三辆车在乡间公路上逶迤行进了好一会儿，就到了乔安娜家。前面有只猫，站在篱笆门那里，仿佛欢迎我们的到来。到了跟前，才发现那是一条小狗，灵巧得惹人爱怜。小狗欢快地在前面跑着，把我们一路引去。到了纵深，就是乔安娜的家了。那是栋不起眼甚至有些破旧的农舍。

麻将为缘，有了这场聚会。每逢周一，家里就要支起麻将桌，岳母和另外三个老太婆打一下午的麻将。这三个老太婆中，只有乔安娜是当地美国人。杨太太生于大陆，然后到了台湾，再跟丈夫一起从台湾到了美国。凯依是日本人，如何来到美国却不得而知。麻将打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乔安娜发出了邀请，要各位牌友及其家属到她家做客。

大家站在门前树下，男的一堆，女的一堆，聊了起来。

乔安娜的丈夫叫沃伦，带了一顶汗迹斑斑的棒球帽，下穿牛仔裤，上穿一件横条衬衫，上面有几点泥污，似乎才从地头归来。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说我是个作家，又是一个书法家，让我很不好意思。沃伦立即笑眯眯地问我：“你用什么语言写作？”我答：“中文。”他显得很有兴致，又问：“在什么地方发表呢？”我又答：“在中国，也在美国。”他再问：“我想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吧。”我忙否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他赞道：“你的英语讲得很好。”我大吃一惊，从来都是听人说我的英语说得有多糟糕，他这不是错觉吗？尽管如此，看他一脸的诚挚，我还是很高兴，人也自在起来，话不由得也多了。

沃伦说话急促，也许因为急促，就偶尔有点口吃。他说：“我1974年到过中国。”杨先生接道：“就是因为那次中国之行，我跟他才认识的。他到中国之前，让我教他一些简单的中文。”

1974这个数字像电击一样激发了我的兴奋中枢。现在到中国去的西方人多如

牛毛。中国摆开市场的姿态，欢迎西方人去那里旅游，到了中国，当个独行侠也好，随了众人走也罢，到什么偏僻的角落都不受限制。然而，1974年正是“文革”期间，别说西方人，即使是香港人，在那片土地上也极为罕见。德国人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早于沃伦三年，到过中国，成为“文革”开始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西方人。但梅纳特是经过西哈努克亲王的说情，得到总理周恩来的特许，才踏上了那片神秘的土地的。虽然过去了三个年头，1974跟1971相比，在对外开放上并没有一个质的变化。所以，沃伦的中国之行依旧不寻常。

“Wow，你那时候就到中国去了，怎么去的？”

沃伦绘声绘色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那时候，尼克松已经访问过了中国，敌对的中美两国渐渐有了些交流。一天，美国政府打电话来，问他可不可以邀集几个农民到中国去访问，他就当地一联系，马上就有人响应。这就有了他的中国之行。“我们在中国，到哪里，哪里就交通堵塞。”我笑道：“大家都看稀奇一样看你们。”他也笑道：“可不是。连学校的老师都把一队队学生带过来看我们。”

再仔细端详沃伦，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满脑袋高粱花子”竟然从我的脑海里跳了出来。他真是个典型的农民，穿戴像、神采像，古铜色的脸更像。简陋的木屋静默着，后院里晾晒的衣物随风飘曳，远处的牛群散漫地吃着草，沃伦跟这个乡野背景交融在一起，无比般配。

早就听说沃伦是郡议会的议员。美国政府当初找到他，也许就因为他当年就是地方上的一个政治人物吧。既在庄稼地里忙碌，也在政坛上活跃，跟卡特总统一样。卡特在变为总统的华丽转身之前，也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他。从农庄到白宫并不比登月更难。见多了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客，觉得沃伦浸透了农民本色的政治家风范更亲切也更真切。

凯依从旁边走过，杨先生打趣道：“嗨，凯依，你是怎样跟戴维认识的。”听起来，凯依跟戴维之间又是一段传奇。沃伦在一旁飞快地对我说：“戴维以前在军队里是天气预报员。”戴维笑道：“我那时还在日本，有次上街买东西，因为语言不通，正着急时，一个姑娘上来帮忙，才为我解了围。”凯依在一边笑道：“后来，我的室友告诉我，她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美国军人，那个美国军人说了我在商店里帮忙的事。她想那个姑娘就是我，就为我和戴维约定会面。戴维见了我，却说那个姑娘不是我。”戴维歉疚地笑道：“她换了头式，本来是脑后结了一束发，后来却成了齐耳短发。”我对他说：“刚开始认识东方人的时候，所有东方人在你看来都是一个

样，就像我当初看所有西方人都是一个样。”

正要听凯依和戴维重温他们的爱情故事，乔安娜张罗吃饭了。

室内陈设陈旧而朴素，地毯是，家具也是。我们在厨房里排队取了吃的喝的，走到外面的起居室里，在一张长方形桌子边坐下。

刚才的话题才开了个头，意兴还未阑珊。大家跟着戴维和凯依的回忆，循着长长的历史隧道，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戴维后来回到了美国，一笔一画写出的书信表达着他对凯依的执著的爱，穿过茫茫太平洋，飞到日本列岛。凯依委屈地说：“可是，我只收到过两封信。”戴维作冤枉状，说：“都被她母亲扣下了。”原来，凯依的母亲不愿意女儿远嫁异国。戴维补充道：“我父母也不愿意我娶凯依。”

一场看起来就要被扼杀在摇篮中的爱，却像地衣一样，坚韧生长，蔓延开来，戴维和凯依的爱从日本列岛启程，东渡阿拉斯加，辗转加利福尼亚，归依印第安纳，走过了五十三个春秋。

母亲不让凯依再离故国，大约因了二战后的那场逃难。凯依的父亲是日本海军中一个将军，后来被派到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负责情报事务，凯依就出生在那里。苏联红军打来，父亲在抵抗中阵亡，曾经娇贵如公主的凯依剪成一头短发，化妆成小子，跟着母亲仓皇地往故国逃亡。凯依心有余悸地回忆道：“我们像野人一样吃野果，喝溪水，在山间野岭里奔逃了三个多月。”

凯依让我想起了最近读的一本小说——《小姨多鹤》。多鹤跟着大队的日本侨民在雨里雪里、在恐怖的子弹织成的网中惊惶而无望地奔逃。那个场景在严歌苓的笔下，让人毛发倒竖。多鹤仿佛从书中走出，成了眼前的凯依。凯依其实比多鹤要幸运得多，她逃出了那个大劫，又在日后品尝了爱的浪漫，在美满婚姻的归宿中享受人生。

我的父亲在日本人打到广西时，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飞机的啸叫和震耳的爆炸声的惊吓下，跟着乱纷纷的人群无目的地逃命，终于成了走失的孤童，被桂林战时难童教养院收留。日本人在后面疯狂追逐，几千双稚嫩脚板拼命地向更西更南的方向没日没夜地跑，跑到了崇山峻岭的贵州，炸弹声才渐渐稀疏了。

而杨先生和杨太太也在抗战时，随家人在四川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逃难岁月。

战争是利益的最高冲突，让一部分人获益的时候，必然加害于另一部分人。最终，战争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掐指一算，我们居然已经享受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和平

时光，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哈利路亚！

席间爆发出阵阵笑声。男人们提议“为麻将干杯”，因为麻将，才有了女人们的相识，也才有了女人及其家属的这次聚会。谈起女人，沃伦又发表高见，说新中国一是让穷人翻身，二是让女人翻身。我不禁叫奇，一个美国人居然对中国的政治变迁有这般洞彻。我妻子也现身说法，说她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校方在她的寝室门上贴了一幅标语“妇女顶起半边天”。可见这句话流传之广。

我仍然对沃伦 1974 年的中国之行充满兴趣。问他，到中国去的时候，拍照片了吗？到过大寨没有？他说，他没有到大寨。但拍了很多照片，因为孙女在写一篇文章，拿去用了。

告别的时候，沃伦约我找个时间再聚，让我看看我 1974 年的祖国。

出生在中国的美国老人

到里士满(Richmond)去,是去参加伊万·法伯(Evan Farber)的追思仪式。伊万·法伯是美国图书馆界的一个泰斗级人物。他的贡献在于把图书馆应用作为本科课程的一部分,而这个贡献是在里士满的尔兰姆学院(Earlham College)做出的。一次,几个本科生为了一门课,来图书馆寻找有关资料,他才发现这几个本科生对图书馆的馆藏和功能一无所知。这个发现使得他来了灵感,由此认为本科生有必要在修课的时候,系统地了解跟这门课程相关的资料,同时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

后来,很多学校都采用了伊万·法伯的模型,他因此声名鹊起。当年,她就是在他的引导下,进入图书馆这个行业的。她本来都被辛辛那提大学录取为国际关系博士生,而且还有点奖学金。而伊万认为她适合做图书馆,并说最好的图书馆学院就在印第安纳大学。她也对读完国际关系专业后的就业前景迷茫,同时也不愿再在学生生涯上熬得太长久,于是就动心了。不过,她有些为难地对伊万说:“都六月了,可能来不及申请印第安纳大学了。”伊万很自信地对她说:“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知道谁(It i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伊万一推荐,印第安纳大学果然就录取了她。而且,她一到印第安纳大学,还马上就在图书馆的咨询台那里得到一份学生工作。这是所有国际学生所羡慕的。人家之所以给她那份工作,也是看在了伊万·法伯的面上。

所以,伊万·法伯治丧委员会发来通知,她当即就决定要去参加。

当然要顺便去看看另外一些人。

11点整,到达了图书馆,图书馆是关门的,贴着门一看,钟先生却等在里面。20多年前,她在图书馆认识了他。那时,他也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据说他是从台湾来的,详情却不得而知。他开了门出来,彼此握了手,寒暄了一阵。她说:“你看起来跟以前一样。”老人说:“不行了,腰不行了,要用拐杖了。”

问他到哪个餐馆去。他说城里有几个中餐馆，附近就有一个，不过是自助餐。他不在乎，去哪里都行。既然如此，大家就决定去那里。

他跟餐馆老板娘很熟，我们要付钱，老板娘却说安排好了。席间一聊，才知道老人原来是大陆过来的，在金陵大学读过书，抗战时，又随了南开到了重庆。他说他是1967年到了匹兹堡大学，然后才到了尔兰姆来的。看来，他应该是国民党的后代。不过，老人不健谈，点到为止，不多谈自己的身世。

看了看表，快到12点了，跟下个人见面的时间快到了。问老人认不认识另外一个我们要去看的老人，他说，认识。说了那个地方，他知道，于是就带我们前去。

她那年到美国，是那个叫比尔的老人到机场接的。现在这个老人都已经94岁了，待在养老院里。我们按照事先的约定，到养老院的饭厅去找他。问了门径里一个正刷墙的工人，进去往右，就看到了饭厅。在门口扫视了一圈，却不见比尔。我看到饭厅对面的休息室里有个老人正往这边张望，就对她说，可能那就是了。她一看，果然是。

老人现在只能靠手推一辆扶持身体的小车行走，讲话不连贯，而且含混不清。聊了一阵，才适应了他的语速和发音。他居然说他出生于广州，那是1915年。他父母到那里传教，在那里生下了他。他在那里一直长到12岁，才回到美国。我很感兴趣，问他有没有写点当初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他说写了。我说，那应该发表啊。他说，他写得不好。又问他，他有当初的老照片吗？他说有。并答应等会儿让我们去看。

他的那间卧室不大，床也小，床的两侧有围栏，可以扶持，也可以防止滚下床来。还有一小个卫生间。在屋的一个角落，是台电脑。墙上有两幅画，一幅是1949年他父亲旧地重游时，当地小学送的有欢迎字样的画。另一幅是一个寿星图，作于1926年。

他先打开电脑，手却颤抖得厉害，费了半天劲，也无法点击到要点击的目标。终于，在我们的帮助下，他打开了家史那个folder。看了几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我正有些失望，他却要我们把高层书架上的那本影集拿下来。

有街头留着大分头穿着宽松裤子的市民；还有一起在当地美国学校读书的孩子；有珠江上的摆渡情形；有市区的俯瞰图，沙面租界很大，有规则地呈现在地图中央。这本影集中的照片几乎都是他父亲的作品。他说他父亲喜欢摄影。里面有他家的中国厨师阿强，有洗衣的家佣阿珍，还有他家在山头上的住房。还有好多好多图片，

可惜看得太匆忙。

要是写一本书，叫《上世纪初的外国人在中国》，再配上这些珍贵的图片，那该多有价值。这比好多无病呻吟的优美文字更有价值。他都94岁了，看上去已经风烛残年，再没有人跟他合作，这些史料就无出头之日了。

到了校园里那个开会的礼堂，正好是下午两点。从守候在门口的两个年轻人手中拿了日程表和一张颂词，刚找定位置坐下，仪式就开始了。

伊万·法伯居然也是犹太人，名人中犹太人简直太多了，一一追究起来，好多名人都是犹太人。那张颂词有英文部分，也有希伯来文部分。这个学校有很深的贵格传统，所以，追思仪式也是犹太教和贵格的混合。主持人的角色基本消失，发言的人按了秩序自己到台前讲话。听众们不时爆发出笑声，悲哀的气氛荡然无存。其间，只有伊万·法伯的女儿不可遏止地大声哭了出来。

她有她的理由。很久以前，她的生身母亲居然不辞而别，把六岁到一岁的四个女儿都抛给了伊万。她说，她最喜欢的事是跟父亲去采购日常生活用品。伊万太出色了，不仅把四个女儿一一抚养成成人，而且自己的事业也如日中天。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叫希望的女人结合。那个女人的丈夫因车祸而亡。她带了三个孩子跟伊万的四个孩子组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亲友们把一个一个片断回忆出来，一个幽默的伊万就生动地出现在会场。一个发言的人说：“伊万，希望现在你就在我们中间，我想你一定在。”

会场里没有空调，我却穿了西装，系了领带，热得发昏。幸好坐在窗子旁，时而会有点微风吹拂过来，好似救命一般给我一些解脱。其实，我完全可以穿得随便点，看了看周围的人后，我这样想。很多人都没有穿西装，而只穿了衬衣，或者干脆只穿T恤。刚才用希伯来文庄严地吟诵的那个人，就穿的T恤。而我旁边的迪克，穿得更随便。上面是衬衣倒也罢了，下面穿的是牛仔裤，而且裤腿还是卷着的，脚上套的是一双又脏又烂的运动鞋。

以前就认识迪克，来看伊丽莎白的时候，都要顺带喊了他来吃饭。他也在宗教学院上过课，伊丽莎白也是。说起来，他们都是他的同学。他那些同学都是些俗世里不顺的人。俗世里不顺，就到了宗教的世界来寻求温暖，有些看破红尘的意思。迪克没有正经工作，靠跟人家打扫卫生为生。跟那些同学比起来，他就是俗世里过得最滋润的了。想想那些同学，他都有些不自在，甚至有些愧疚。仿佛只有他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去寻求生活的意义，在物质的世界里去受苦受难，才没有背离当初

神圣的信仰似的。每次回来，面对着他们，就像叛徒面对着当初的同志。

几年不见，迪克老了好多，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他看着我，大约也有同样的感受吧。伊万故去了，钟先生和比尔老了，我们也不再年轻，大家都像小溪一样往大海奔去。

洋书法弟子

我的书法弟子是个美国人，名叫 Keith Welch，我按照谐音给他一个中文大名：魏科诗。科是自然科学，诗则代指艺术。又严谨又浪漫，很好的名字。不过，在我之前，有人曾经给他起过另外一个名字，叫魏科思，也挺好，科学地思维嘛。所以，科思是曾用名，科诗是现名。一年多前的一天，妻子把一封寄到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同学网上的 E-mail 转发给了我。那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想寻求一个中国人教书法。

我早年习过书法，临帖一度还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在大字报盛行的年代里曾经小有得意。然而，毕竟没有大师指点，认真时还能悉心临帖，散漫时就随了性子胡乱挥洒。所以，到头来也没有进入高境界，最高的荣誉也就是区区大学一级书法竞赛的三等奖而已。而且那都差不多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想起来真有些恍若隔世的味道。我总觉得，艺术从来就不是超然的和私人的。她需要实用来支撑，实用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物质的一面是她可以谋生，精神的一面则是她可以获得喝彩。这些年来，大字报是早就不时兴了，电脑又介入了人类生活，不仅取代了毛笔，而且还连硬笔也取代了。我不是一个执著于另类的人，所以早就顺着大势中辍了书法。如今，一个美国人想入非非要学书法，我真害怕没有人呼应扫了他的兴，更担心没人响应，传了开去，丢了中国人的脸。书法是国粹啊！国粹血统上的传人们不能去回应一个非血统的追慕者的欣赏，那是怎样的一种羞辱呵！我决定响应他的召唤。凭着我残存的书法根底，要教他入个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我还真想有个机会去重温当初的那分热忱和欢娱呢！

我给他回了信，问他有什么要求，每周需要多长时间。他当即回了信，问我的资格如何，在书法上有何造诣。又说每周会面一次，一次半小时。我给他说了我曾经得过大学里的书法竞赛三等奖，那也的确就是唯一可以显示我的资格的亮点了。他于是就马上聘了我，还约了周六在印大图书馆里会面。

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就在图书馆见了面。他个子中等偏高，四十岁上下，有些偏胖，戴副眼镜。他告诉我他在图书馆做电脑工作，去年去了一趟中国，在杭州、上海逛了一圈，就爱上了书法，跟着就在西泠印社买了笔墨纸砚以及名家碑帖。回来就比照欧柳颜赵练了起来，本以为会无师自通，但练了许久，却终究不得要领。为了寻找书法产生的过程，他决定求师引路。

第一节课，我先示范了拿笔的手法和坐的姿态。无非是握笔的手要中空到可以捏一个鸡蛋，笔则要垂直于纸面，与鼻尖略微对齐之类。那都是儿时以讹传讹听来的教条，其中有无道理我也无法深究。我当时心想，美国人写字不拘一格，右手也罢，左手也罢；纸摆放得端正也罢，歪斜也罢；握笔如捉刀也罢，像打针也罢，都一任他去，没有所谓的规范可言。魏科诗该不会忍受不了中国书法的这种束缚而就此打住吧。不料他却兴致勃勃恭恭敬敬地开练起来。

接下来，我开始教他横撇竖捺，把运笔的路线演示给他看，然后让他一遍一遍地跟着模仿。竖是应该垂直的，但刚开始无论如何，他小心翼翼写出来的竖都成了狂风中的雨丝，一律偏向一边。横的起始应该略有凸起，那是收和顿的结果，但他一概象粉刷墙壁一样齐齐划去。点要如桃，捺要像刀，他忙乱一阵，鼻尖都沁出了汗珠，笔下的点捺依然龇牙咧嘴地看着他。经历了练习书法的这个初步学习，我想他也许会意识到原来自己对书法的那份初恋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那么，那第一节课也就是最后一节课了。

果然，第二个星期六，他说他重感冒，不能上课。我心里觉得好笑，何必找个托辞呢，我又不会赖着当你的老师。自然，那是错怪了他，后来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又一个冬天都来临了的时候，他仍然在津津有味地练着书法。只不过，他的功底已经今非昔比，其作品我都可以高悬于我的厅堂之上，向来客炫耀了。倒是轮到我来犹疑是不是还有功力做他的师傅。

把基本笔画传授给他之后，我开始让他临帖。我让他练颜体，说颜体雄浑厚实，并跟他讲了颜真卿的戎马生涯，继而说了字如其人的道理。这样，妩媚的赵体他横竖是不学了，因为赵氏的人生不见容于中国传统的气节观。我先给他一本后人以唐诗为内容用颜体书写的字帖，上课时先对他的家庭作业作一番评论，再让他把家庭作业中没有写好的字重写数遍，直至无懈可击。然后，就要他临摹新的内容，我在一旁盯着，一旦发现笔顺、布局和笔画错误，就马上指出或者示范。练完这本人家模仿的颜体，他不满足了，自己到图书馆找来了颜真卿的真迹影印件，一副乐呵呵